

◆ 安庆地理

◆ 生活流水

今昔大观亭

胡 铭

凭栏远眺，一城风物尽在眼底。
大观亭，昔日安庆旧景，雄居安庆城西高岗，肃穆庄重，像一尊巍峨的雕塑，守望着悠久的古城，巡视着东逝的江水。

一座伫立的亭阁并不孤独，它脚下的街区在延伸，连接着斑驳的城墙，连接着市民的气息。“一座大观亭，半部安庆史”，大观亭蕴藏着安庆的喜愁哀乐，镌刻着江城的风骨气韵。它是历史变迁的有力见证，是人们记忆深处的文化地标。

大观亭曾与武汉黄鹤楼、浔阳庾楼并称“长江三楼”，其历史地位可见一斑。遗憾的是，大观亭历经数百年风雨，命运多舛，兴废更替，最终还是淹没于漫漫岁月中，留下的仅是一处寂寥的遗址。它不会说话，只会呼吸，伴着滔滔的江水声，默默聆听老安庆人多年不绝的唏嘘和念想。

大观亭虽遭毁损，但其冠名却一直鲜活且沿用着。两年前，大观亭历史文化街区修缮的消息一经传出，全市为之沸腾，如今修复工程已近尾声，不日即将向世人展示。整条街区遵循皖派建筑风格，以旧修旧，青砖灰瓦，马头墙，石板路，传统元素熠熠生辉，古民居相依相偎，朴素中见风华。

眼前的一切，和谐、清新、自然。或许，它没有其他古建的高大，没有其他老街的热闹，恰是这份内敛与矜持，让这条街区注入了自己独特的气韵。置身于此，我们分明已从苍茫的历史长卷中看见它款款而来。

细雨如丝，轻轻散落在翘起的屋檐上，散落在起伏的石板路上，散落在来来往往的行人身上。江风吹着口哨，穿入巷里，那些被侵蚀的残缺碑石，从睡梦中醒来。

整条街区高高低低，弯弯曲曲，没有刻意的工整，没有肆意的夸张，依然呈现当年的风姿，也透出深厚的文化脉络。赤帝祠、邓石如读书处、宝王安靖局旧址、徐国相公祠旧址、严凤英旧居等多处文物遗迹，静静而立，与时光相守，共同经历着沧桑过往。那些曾经低吟多年的声音，也渐渐响亮起来。

谈起大观亭，却始终离不开一个人。元末忠臣余阙，他历任淮西都元帅府事、江淮行省参知政事及淮南行省左丞之时，却仍驻守安庆，陈友谅率兵攻克城池，他拔刀自刎于城西。明初朱元璋下旨建祠祭祀，嘉靖年间，安庆知府陆钶在余阙墓旁筑大观亭以纪念。该建筑群在清末鼎盛时期，被誉为“皖省第一名胜”。

大观亭不仅是凭吊先烈之地，也是文人雅聚之处。数百年来贤士相继慕名而至，领略风采，畅叙情怀。清陶澍挥笔书就：“倚槛苍茫千古事，过江多少六朝山。”程文炳撰联：“片土寄忠魂，听槛前万马江声，滚滚惊疑征鼓动；孤城销战气，指窗外二龙山影，苍苍飞入酒杯来。”雄浑之气脱纸而出。桐城派大家姚鼐、书坛巨匠邓石如、大学者胡适等人都曾驻足于此，落笔成诗，留下诸多美妙的篇章。大观亭久负盛誉，在清宣统年间即编纂有《大观亭志》，后人亦有续编。

按《文物保护法》相关规定，不能再在这片遗址之上矗立一座古朴苍雄的楼阁，这不免是人们视觉上的一种缺憾。无妨，大观亭的名称早已嵌入广大市民的骨子里，大观亭的模样早已刻在广大市民的内心里，这便足矣。

安庆长江沿线，西部的大观亭与东部的迎江寺为两大标志性建筑，遥相呼应，共同支撑了城市骨架，共同演绎了文化对话。这里山水相生，文脉相传，滋养了一代代儿女，孕育了一个个故事。多年的蕴积、沉淀，为的是文化力量的勃然喷发。大观亭历史文化街区的修葺重现，是对安庆一段记忆的唤醒与梳理，更是对皖江文化传承的尊重与敬意。



想念也要收着点

华明玥



夏日精灵 翁桂涛 摄

樊姨是何时想起要在家宅后的小河旁开荒种地的？肯定是孙子满了十岁生日，儿媳把孙子接走之后。儿媳的理由也充分：“孩子大了，爷爷奶奶很难再辅导他的功课。加上学区在我们那边，住回自己家，孩子早上就能多睡半小时。”

孩子被接走后，樊姨终于尝到了“一只大船空漂浮”的滋味，从前，她的退休生活紧密围绕孙子的需求，是那样紧张、充实、争分夺秒，而今，这种有奔头、有寄托的日子似乎消失了，烧一碗红烧肉，老两口要吃整整三天，切开一只西瓜，樊姨习惯性地要去唤孙儿来品尝时，才恍然明白他已不在身旁。

一时间，彻底没了束缚的樊姨作息颠倒，晚上追看小视频直到凌晨两点，早上连起床买菜的动力都没有。黄叔看她过得如此颓唐，便建议说：我看隔壁的刘大哥和他老伴在河岸这头开荒种菜，要不我买上小锄头和园艺铲，还有种子和肥料，咱俩也去种种看。人有了寄托，你就不会天天记挂孙儿有没有回来看望了。

一开始，樊姨兴趣稀缺，黄叔启发她，“你发在家庭群里的小视频，就一个意思：祈求儿孙多回来看看。可是，你要知道，祈求往往是换不来响应和尊敬的。等你忙起来，顾不得祈求他们了，或许他们反而被菜园里的景象吸引了呢？”

樊姨终于被说动了心。作为从事事业单位退休的女性，她自打上了大学就没怎么种过地，好在如今每一个技能赛道上都挤满经验丰富的博主，不要说种菜，你哪怕要装修、养鹅、当裁缝，立刻就能拜到老师。

光是把荒地上的碎石子和草根都刨出去，就花了老两口不少时间。接着，樊姨要买羊粪肥和营养均衡的园艺土，用以改良土壤。为了防止刚发芽的幼苗被小动物吃掉，或者被杂草所挤兑，她还要忙着给改良好的土壤铺上秸秆。事情太多了，菜苗发芽后要间苗，要除虫，紧接着，要为番茄苗、黄瓜苗、丝瓜苗和一棵老桩葡萄搭上竹架，等这些菜苗和果树生机勃勃地开花，她就要打探一下周围有没有养蜂人出没。若是方圆三公里之内没有养蜂人，那么，就要带上毛笔起早贪黑地去给这些花朵人工授粉。雨水的多寡也会影响劳作的密度：持续天晴要想法从河里提水来浇，持续大雨还要在菜地开沟排水。没多久，樊姨的皮肤晒成了小麦色，手臂上的肌肉也长出来了。

她采摘弯翘的黄瓜，在一地匍伏的浓密叶子下摸出“躲猫猫”的香瓜，她拍摄冬瓜藤上灿烂金黄的巨大花朵，和毛茸茸的“冬瓜幼崽”。大雨之后，她把刚刚裂口的西红柿在衣襟上擦一擦，就大口地咀嚼起来，是的，所有在雨中开裂的果实都要迅速地摘下来，吃不了的立刻回家熬成西红柿酱，装瓶后在蒸笼上蒸透。等凉透，玻璃瓶上的铁盖儿就会哒的一声凹下去，就算给瓶子抽了真空。这是做打卤面的好物种，冷藏保存，两个月也不会坏。

樊姨沉浸式忙碌，黄叔就在一边给她拍小视频，两人还要戴上老花镜，学习如何配乐与剪辑。

樊姨并不急着将自己的收获给儿孙送去，这段日子，她逐渐认可黄叔的观点：“爱要收着点，关注也要收着点，想念更要收着点，你越是不动声色，孩子们的好奇心就越重。”

瓜菜大丰收时，自己吃不掉，老两口就和左邻右舍分享，樊姨还将收获的新鲜蔬菜分成几份，带回原单位，去看望要好的同事。种菜这件事极大地扩大了樊姨的交往圈，她甚至收到了种菜博主分享给她的秋季菜苗：胭脂萝卜苗，丰产秋葵苗，小圆叶菠菜苗。她娴熟地给膨大的葡萄套袋，说刚尝了其中一颗最紫的葡萄，“这棵巨峰葡萄品种甚好，竟有一股玫瑰香味呢……”儿媳终于受不了了，在她的朋友圈下跟贴说：“妈，您有好东西，也给咱留一点，辛苦收获的瓜果，不能不带我们品尝呀……”

孙子也在下面接茬：“奶奶，下次教教我，怎么割韭菜，怎么摘豇豆，老丝瓜又怎么变成洗碗时的丝瓜巾，老师说的，好作文都来自实践，天天关在家里，怎么写得好作文呢？”

樊姨暗笑不已，她终于意识到老黄的先见之明——过度的关爱令人厌烦，因为那代表着精神上的微妙控制，也代表着老一代对年轻人的索取与牵绊；而专注于自己的兴趣爱好，让朋友圈和名下的视频号都散发自得其乐的兴致，这才像蜜蜂驮着花蜜与花粉回到蜂房，专心酿蜜，并耐心等待其熟成。生活之蜜，自然会发散香气，而这种点到即止的引诱，才能充分激发儿孙的好奇心，也才能吸引他们驾车归来，与你有话讲。

樊姨硬是压抑着雀跃的心情，隔了半个钟头，才回复孙子说：“好啊，除了做丝瓜巾，我这边的新蒜也要收获了，等爸妈抽空带你回来，我来教你怎么编蒜辫子吧！”